

序二

山坡上的徐家露台

余云
作家

《联合早报》前资深编辑

董桥的《橄榄香》，重读幽香依然。自序里他说，书里那篇《玉琮》，“本想好好写南洋山乡荷师娘那幢荷兰殖民地时代大宅院，懂建筑的人都说那是古迹，可恨没有照片，记忆又残缺，黯然放弃。”未见彩笔细描，爪哇山间那幢荷兰殖民地时代的大宅院，愈发叫人遐想。

新加坡岛上也有不少英殖民时期遗留的老房子，有一阵曾和朋友四处寻访黑白洋房，有奢有简，都美，都仿佛藏着缥缈往事。据说岛上的黑白屋至今尚存200多栋，没想到某年当记者的伏钢也搬进了其中一栋，他的生活忽而变得让人羡慕。

伏钢姓徐，朋友私下唤他“徐少”，像多数人一样出身平凡，却是个有福之人。大都会地价高昂寸土寸金，徐少并不富贵，竟能住在一片“都市里的村庄”。小山岗上，大树葱葱郁郁，一栋栋黑白洋房散落于蔽日浓荫。这里的黑白屋都是平房，大约是以以前殖民地中级官员住宅。徐少家的门廊前端，延伸出一方宽大凉台。真正教人羡慕的，正是拥有这么一处美丽露台。

从前南洋人的生活就是半露天的，微微出汗的。凉台两面敞开，黑白条的竹帘子半卷起一缕老情调，人坐在清新空气和植物的味道里，和葱郁的热带植被浑然一体。午后岛上时常有雨，忽而倾盆，忽而淅沥，

芒果成熟季节，碰巧看到庭院里青黄果实从树上飘坠，就像梦中撞见了奇迹。到过这里的小说家张惠雯写：“雨停了，庭院里充满了黄昏时候澄澈的光线。我在屋里各处走动一下，发现黑白屋的好处还不是它的外形，而是它的结构构成的巧妙光影效果。从窗户、门廊各处流进的光，在白墙上折射出外头植物的影子，是这繁华城市里难得的静谧画面。”

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，陋室也行啊。”这话出自徐少之口，简直就是时下人说的“凡尔赛”。但他并不独享露台，而是把它变成了艺文沙龙，城中文化人聚首之处。斗转星移，作家诗人教授，记者编辑主播，画家摄影家书法家音乐家出版家，都在露台留下身影。外埠来客有的还受邀，在山居惬意小住。

当然出入他口中“寒舍”最频密的，是一帮“损友”。聚会通常在下午，伴随一个个随机话题的，是来自主人家乡雅安的一盅盅藏茶。有个记者朋友曾纳闷，为何唯有徐少能把藏茶泡得那么浓酽醇厚，沁人肺腑？茶喝得差不多了，不知不觉掩至的暮色里，众人的饥饿感隐隐升起，于是茶食水果撤下，换上葡萄酒中国白酒——当然有时这些人从下午就开始喝了，此刻早已微醺——能干好客徐夫人亲自掌勺的一席川菜家宴，是华彩乐章。赤道晚风凉爽，暗蓝夜空下灯火人影，远望露台，愈发迷人。

有这样一个清风明月鸟语花香的静逸居处，信奉“走万里路”的主人家还是喜欢外出。大学修经济专业的徐少，和文艺的结缘始于摄影。像有位旅行作家说，“我的双眼长在双脚上”，年轻时他驻扎埃及走遍中东，后又在俄罗斯停留数年，游走世界看过无数自然美景人文胜迹，近年空闲时间稍多，又被神秘的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吸引。对婆罗洲的神往，最先是受了李永平、张贵兴、吴岸等人热带雨林文学的魅惑。为了寻觅李永平在《大河尽头》以瑰玮文字描述的圣山“峇都帝坂”，他六次深入婆罗洲热土，上下求索，有时一走一个多月。天道酬勤，在路上的风景，扑面而来无穷无尽。

文集第一辑，正是婆罗洲行走笔记。《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守望》，写只有中学文凭的亚庇“婆罗洲书店”华人老板，出版家曾昭伦，穷半生精力财力，只为保留珍贵的婆罗洲人文历史、自然生态文献，推动有关婆罗洲的研究。

喜爱花草虫鸟的曾昭伦，早年开店卖T恤时偶遇来自美国的青蛙研究专家英格（Robert Inger），由翻印英格的婆罗洲青蛙专著入手，逐渐结识世界顶尖学者。他创办婆罗洲自然史出版社，专营野生动植物专业图书出版，又开Opus Publications，出版婆罗洲历史、文化、社会学研究著作。多年来推出婆罗洲研究专著200多部，自己也和学者一起合著了《婆罗洲甲虫大全》《婆罗洲斑衣蜡蝉》，还写书介绍婆罗洲神山。

挥洒记者本色，徐少挖掘“奇人奇事”之外，文章也富于知识性。很少坡人知晓，被视为“空前绝后”的《婆罗洲蜘蛛大全》一书作者，是新加坡前资深外交官许国丰；本地直肠外科权威萧俊教授，竟编撰了婆罗洲、新加坡和苏门答腊竹节虫专书，汇集20年心血结晶的《婆罗洲竹节虫分类指南》出版后，大英博物院都得根据他的研究成果，重新调整分类收藏的标本。为许、萧出版这些专著的正是曾昭伦。

如果说，《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守望》是扎实的新闻特写，《在婆罗洲岛上》，则敷染着微妙文学气氛，尤其第二部分，竟像一个短篇小说的雏形。

“一个黄昏的下午，我独自坐在临街一家华人开的茶室啜南洋咖啡。街上人不多，学生早已放学回家，做工的人也都在夜色降临前行色匆匆四下消散，沿街传来店铺噼噼啪啪的关门声。街面上刮起一阵清凉的风，夕阳从南中国海方向投射过来，金灿灿地印在对面的墙画上——那是一幅怀日的电影剧照，旧时代香港大明星林黛和关山主演的《不了情》，特别煽情和招眼。”

开头这段很有小说气氛，为全文绘制了场景。婆罗洲岛最北端的古达镇，孤独旅行者徐少，与仍在咖啡店打发时光的一个华人老头闲聊。死了老伴，儿子在亚庇打工，孤身生活的83岁老人，忽然对刚刚搭讪了几句的旅人说：“其实，在我出来之前，家里是为我娶了童养媳的。”

暮色里，老人眼睛发亮地描绘那个被他“遗弃”了的“童养媳”的长相，回忆60多岁时回福建老家探亲，两人相处的种种情景，最后，他唱起了汤兰花的歌，是那次和她一起在卡拉OK听哭了的《负心的人》……

揣着一颗文学的心走动，才能敏感捕捉到路上邂逅的小人物故事。天涯海角的场景，让两个陌生人细细碎碎的对话，有了旷远悠长的况味，十分感人。

《海岛上的家园》上下篇，是徐少两次踏足沙巴马布岛的记录。仙本那岸外美若仙境，周围却有约两万从菲律宾南部岛屿漂流而来的巴天人，他们在海滩搭建陋屋，或栖身小船，是真正的海上游牧民族。徐少曾在世界顶级潜水胜地之一马布岛，遇到嫁给巴天男的日本奈良女大学生顺子，身份落差悬殊的婚姻激发强烈好奇，八年后他专程重返，找到顺子一家，在与顺子夫妇、女儿的近距离接触中，思索城市和荒岛、婚姻爱情与幸福的观念，也揭示东南亚一角这群无国籍难民的生存困境。全篇以他擅长的特写手法呈现，有悬念有情节有知识，人物真实细节灵动，是内容丰富的长篇非虚构。

出门，归来。山坡早晨清新宜人的露台是读书的好地方，埋首书页，眼睛里却有远山淡影。不晓得多少文字是在露台的藤木桌边构思斟酌，润饰完成。文集里，让人印象深刻的另一部分文字，是几篇人物特写。

琢磨文字一辈子的董桥总结说，一篇好文章，要有写意也有工笔。《我对流沙河先生的一点回忆》，是徐少与忘年交，中国名作家流沙河往来的记叙，其中几段，写流沙河带他拜会另一位四川作家高缨，在高家偶遇一个乡下老木匠，于是流沙河“便与木匠聊起过去自己当右派时拉大锯的事来。哪个树种最好锯，哪种木材扭筋倒拐最吃力，两人话锋投机，说得活灵活现。聊到兴头上，先生忽然正色起来，说当年他拉大锯，曾在木头中锯出几颗子弹头，甚至一次居然锯出一尊菩萨来……”

大树里锯出一尊菩萨，简直是天赐，如此神来之笔点亮全文，已难分“写意”和“工笔”？

《心月樱花喜共参——陈瑞献在京都妙心寺讲演挥毫纪实》，写的是一场“殊缘”。天下如此之大，徐少与太太旅行到京都，竟和应日本政府与世界经济论坛之邀，在当地参加“世界体育与文化论坛”的陈瑞献在妙心寺门前不期而遇，确为殊缘。而更深厚悠长的“殊缘”，则发生在陈瑞献和日本禅宗临济派的主寺——京都妙心寺之间：37年前陈瑞献曾随广义法师从新加坡护送六颗佛舍利子来到此处，归来时他已步入人生秋天，岁月漫漫，其间故事曲折美妙，也正是陈瑞献在妙心寺对100多位外交官、宗教人士、文化学者和媒体记者演讲《坐禅永久》的动人脉络。演讲之后是惊心动魄的现场挥毫作画，徐少这样写：

“一切声息都沉寂下来，只留下林间的鸟鸣和照相机快门咔咔的声响。瑞献先是左手扶纸，忽然一个动作，右手食指抬起伸向天空，再迅速转而指向画纸，然后架开马步踏在纸上，一手捧墨碗，一手握毛笔。一笔落下，头颅出来了；第二笔下去，浓眉大眼出来了。接下来几笔，下颌，胡须，对襟，一位仙风道骨的禅师头像已然显现开来。这时，瑞献运笔突然加速，只听一阵风声袭来，笔下早已飞流直下拉出一片袈袈来。不料力道过猛，纸破墨喷，笔下突地溅起一团黑色的莲花。瑞献抬起头来，微笑着说：‘抱歉，纸太薄了。’”

“重新铺纸，重新落笔。这一次，同样的风卷残云，同样的龙飞蛇舞，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，酣畅淋漓间一挥而就……瑞献在一片掌声中直起身来，向大家介绍说：‘临济宗创始人，唐代义玄禅师。’”

有条不紊，细节鲜活又富力度之美，像流动的电影镜头。读这两段忽然悟出徐少笔下常见的画面感由何而来：习惯通过镜头捕捉景物与人的徐少，摄影家的眼睛加持了他的书写。

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》，主角是徐少眼睛里的大明星林青霞。林青霞由影视圈退隐后一贯低调，多年来鲜见有关她的长篇第一手报道。2019年底某日傍晚，悄悄访新的林青霞忽然降临徐少山居，让主人激动难抑兴奋慌乱。他描述自己如何以山居周围为背景，为仍风采照人却无明星架子的“亚洲第一美女”拍照，如何在露台与女神喝茶聊天，共进晚餐。林间光柔，凉台月淡，一切近在咫尺，又始终如梦如幻。

2020新年，一张林青霞倚着阑干望向远方的照片，赫然登上中港台和新加坡报纸，婉约里的气派和艳光，宣示了她不败的美丽和无可取代。摄影者为徐少，拍摄地点正是徐家山居的露台。这是徐家露台的高光时刻。

这本文集可观处甚多。徐少读《古寺温泉》，沾染上杜南发先生的风雅和诗意。时隔十年回访大地震后汶川映秀的特写，有别于大陆主流媒体的报道，视角独特。抒写生活感怀的小随笔，刻录作者珍视的点点滴滴。

“百科”类指南上，露台、凉台、阳台，各有不同解释，无顶也无遮盖物的才叫露台。总有这样一个错觉：八百年前的元夕，辛弃疾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”的“灯火阑珊处”，是一处亭阁或一方露台。

曾经亨利·詹姆斯常去伊迪丝·华顿的“山宅”消暑，在阳台上和朋友竟夜长谈。华顿在那本《亨利·詹姆斯》里写：“‘山宅’的那些漫长的日子，炎炎夏日，果果秋光，林中的漫步，驱车上山下谷兜风，月夜阳台上的讲话，书房炉火旁的诵读，在我撰写此文时，又带着诱人的光辉返回了。”二战之后的法国满目萧条，玛格丽特·杜拉斯和朋友们常在阳台上聚会，女人们回忆过去的美好日子，聊着聊着，杜拉斯说：“她们在阳台上重建了一个法国。”

杜拉斯把阳台变成了意味深长的隐喻。露台、阳台，往往是一座房子的灵魂。

电影《滚滚红尘》最动人的一幕，莫过于林青霞踩着秦汉的鞋子在阳台上跳舞，一块大披巾罩住两人。这段戏在哈尔滨一栋浸透岁月雨雪的西式老楼拍摄，沈韶华和章能才的原型，是张爱玲胡兰成。

和张爱玲有关的很多场景是在阳台上，最让人回味的是：1945年2月某日黄昏，张爱玲在上海爱丁顿公寓的阳台俯视红尘，生起“这是乱世”的感慨：“……晚烟里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，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，连我在内的；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……”《小团圆》里，之雍侄女秀男到九莉住处，九莉和之雍在公寓阳台看她离去，她在街上又别过身来微笑挥手。后来秀男告诉之雍：你俩像在天上。

“文章实难”，董桥说台静农先生这句是内行话。热爱写作的徐少，总觉得自己写得还不够好。

何时才能从木头里锯出一个“菩萨”来？怎样才能真正见到心里那座瓦蓝色的文学“圣山”？永远文青情怀在露台发梦的徐少的苦恼，不也正是文学绝美的魅惑所在？